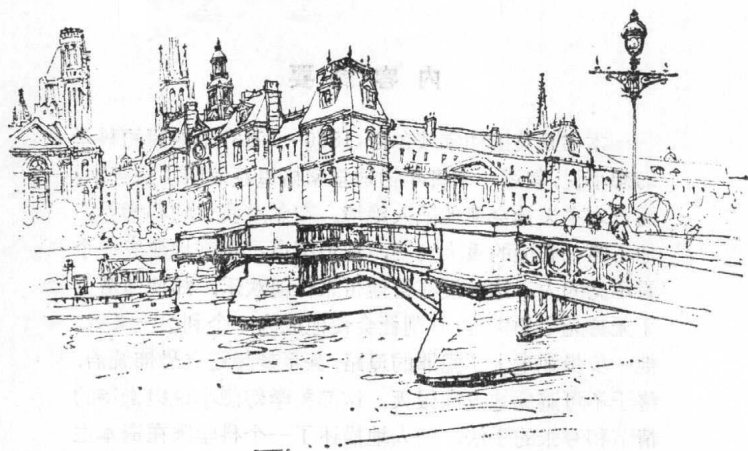


KAN BU JIAN DE REN



看不见的人

(英)海·乔·威尔斯著



〔英〕海·乔·威尔斯著

孙宗鲁译

吴柱存姚退校

看不见的人

少年儿童出版社

H. G. Wells
THE INVISIBLE MAN

看不见的男人

〔英〕海·乔·威尔斯著

孙宗鲁译

吴柱存 姚遐校

徐纯中 插图

吴列平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06,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0

统一书号: R 13024·107 定价: (四)0.42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英国作家威尔斯(1866—1946)早期写的科学幻想小说,叙述一个青年物理学家格里芬发明了隐身术,而资本主义社会使他陷入绝境。在尔虞我诈的科学界,他不愿公布他的重大发明,被迫把自己秘密地变成一个看不见的人。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欢乐,却使他遭受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剥削社会使他成为一个利己主义者,他一步步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甚至梦想建立恐怖统治,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这部科学幻想小说以奇特的情节和夸张的手法,动人地描述了一个科学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幸遭遇,深刻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

目 录

第 一 章	陌生人的到来	1
第 二 章	泰迪·亨弗雷先生的初次印象	9
第 三 章	一千零一个瓶子	17
第 四 章	卡斯先生访问陌生人	25
第 五 章	牧师家的失窃	34
第 六 章	家具发疯了	37
第 七 章	陌生人露出真面目	43
第 八 章	途中	55
第 九 章	托马斯·马弗尔先生	56
第 十 章	马弗尔先生对叶宾的访问	65
第 十 一 章	在“车马客栈”里	69
第 十 二 章	大发脾气	74
第 十 三 章	马弗尔先生要求辞职	82
第 十 四 章	在斯多港	86
第 十 五 章	狂奔着的人	94
第 十 六 章	在“快乐的板球手”旅店里	97
第 十 七 章	肯普医生的客人	103
第 十 八 章	睡觉	114

第十九章	一些基本原理	120
第二十章	在波特兰大街的房子里	127
第二十一章	在牛津街	140
第二十二章	在百货公司	147
第二十三章	在德罗利小巷	154
第二十四章	失败的计划	166
第二十五章	追捕	172
第二十六章	威克斯蒂德被凶杀	175
第二十七章	包围肯普住宅	181
第二十八章	作法自毙	193
尾 声		201



第一章

陌生人的到来

二月初一个寒冷的日子里，一个陌生人，冒着刺骨寒风和漫天大雪(这年冬天最后一次雪)，越过开阔的高地，从布兰伯赫斯特火车站走来。他戴着厚厚的手套，提着一只黑色的小皮箱，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的，除了发亮的鼻尖以外，那顶软毡帽的帽檐把他的脸全都遮住了。雪花飘落在他胸前、肩头，在他那沉甸甸的箱子上也加上了白白的一层。他冻得半死，摇摇晃晃地走进“车马客栈”，扔下皮箱。“快生个火吧，”他喊道，“给我开一个房间！”他在酒吧间里跺了跺脚，抖掉身上的雪，然后跟着霍尔太太走进她的客厅去讲价钱。经过简单的介绍，他把两个金镑往桌上一扔，就在客栈里住了下来。

霍尔太太生上了炉火，让他留在那儿，自己就亲手去为他做饭。冬天里居然会有客人在叶宾村^①歇宿，真是闻所未闻的一件幸运事儿，何况客人又不是一个爱讨价还价的人。因

^① 叶宾是英格兰南部沿海的一个避暑胜地。

此她打定主意要显示显示她自己是承受得起这份鸿运的。

咸肉已经下了锅，而那手脚不快的女仆米莉，被她巧妙地讽刺了几句以后，动作也稍稍快了一点。这时候，霍尔太太就把桌布、盘子、酒杯拿到客厅，得意洋洋地摆上桌子。虽然炉火很旺，可是她惊奇地看到，她的客人还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背朝她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庭院里的落雪。

他双手戴着手套，十指交叉，倒剪在身后，似乎陷入了沉思冥想之中。她注意到，他肩上的残雪化成水珠，滴在她的地毯上。

“先生，要不要把你的帽子和外套拿到厨房里去烘一烘？”她说。

“不用。”他说着，并不转过身来。

她实在没有听清楚，正打算再问问他。

他只把头转过来，朝后看着她。“我喜欢这样穿戴着。”他加重了语气。这时她才看到，他戴着一副很大的带有屈光的蓝眼镜，还有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拖在外套领子外边，把他的脸全都遮住了。

“好吧，先生，”她说，“那就随你的便，反正屋里很快就暖和了。”

他不回答，又把脸转了过去。霍尔太太觉得，她友好的谈话有点不合时宜，就匆匆地把另外一些餐具摆到桌上，便飞快地离开了房间。当她回来的时候，他还是象一座石像似的站在那里，驼着背，领子翻起，滴着水的帽檐向下翻转，把他的脸和耳朵完全遮住了。她把一盘煎蛋和咸肉故意重重地放

下，然后大声喊道：

“你的饭准备好了，先生。”

“谢谢你。”他几乎同时说道。可是在她离开屋子之前，他仍是一动不动。等到门一关上，他就立刻转过身来，迫不及待地走近桌子。

当她从酒吧间后面走进厨房时，她听到一种声音有规律地重复着，喀嚓、喀嚓、喀嚓，是一把汤勺在盘子里迅速搅拌的声音。“哎呀！这姑娘！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她磨蹭得够久的啦！”当她自己把芥末拌好以后，就对米莉的那股慢劲儿狠狠地讽刺了几句。她已经把火腿蛋做好，把桌子铺好，什么都做了，而米莉（真是帮了倒忙！）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耽误了拌芥末。偏偏客人又是新来的，而且还想住在这儿！于是她把芥末瓶装满，一本正经地把它放在一个黑色镶金的茶盘里，端进客厅。

她重重地敲了一下门，就很快地走了进去。这时来客很快地动了一下，因此她只瞥见，有一个白色的东西打桌子后边一晃，就不见了，好象他从地板上捡起了什么东西。她把芥末瓶放在桌上，这时才看到他已经脱下了外套和帽子，放在壁炉前的椅子上。一双湿漉漉的靴子靠着她的炉围。这有使炉围生锈的危险。于是她毅然朝这些东西走过去。“我想现在总可以把它们拿去烘干了吧？”她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声调说道。

“把帽子留下。”她的客人用一种发闷的嗓音说道。她转过身来，见 he 已抬起头来，坐在那儿注视着她。

好一阵子，她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他用一块白布——他自己带来的一块餐巾——掩着嘴和下巴，这就是他的嗓音发闷的缘故。可是使霍尔太太惊吓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他蓝色眼镜以上的整个额头都被一条白绷带缠满了，另一条绷带遮住了他的两只耳朵。除了尖尖的桃红鼻子以外，他的脸没有一丁点儿露在外面。鼻子还是跟先前一样鲜红而发亮。他身穿一件深棕色的天鹅绒短上衣，黑色的亚麻布的高衬领翻到脖子周围。浓密的黑发拚命从打交叉的绷带之间和绷带下面钻出来，形成奇形怪状的尾巴和犄角，使他的相貌古怪到了极点。这个用绷带蒙着、裹着的脑袋跟她原来想象的，竟是如此不同，因而在片刻之间，她都吓愣了。



他没有把餐巾拿开，现在她才看见，他拿着餐巾的手还戴着棕色的手套。他戴着那副不可思议、神秘莫测的蓝眼镜在凝视着她。“把帽子留下。”他说。捂在嘴上的白色餐巾，使他讲的话含混不清。

她从极度震惊之中，开始清醒过来。她把帽子放回到炉旁的椅子上。“先生，”她开始说，“我原先不知道……”她停住没往下

说，感到很窘。

“谢谢你。”他冷冷地说了一句，蓝眼镜从她身上扫视到门口，然后又扫视回来。

“我马上就会把它们烘得干干的，先生。”她说着，就把他的衣服带了出去。出门的时候，她又向那被绷带裹得白白的脑袋和那没有表情的眼镜盯了一下，那条餐巾依旧遮着他的脸。关门的时候，她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满脸充溢着惊诧困惑的表情。“哎呀！”她悄声说，“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她轻手轻脚地来到厨房，那么出神，以致她再也没有心思去问米莉现在又在摆弄什么了。

客人坐在那里，听着她走远的脚步声。在他拿开餐巾之前，还不放心地看了看窗户，然后重新吃起饭来。他吃了一口，又疑心地看着窗户，然后再吃上一口，接着站起身来，手里还拿着餐巾，走过去把窗帘放了下来，一直放到有白纱帘挡住的下半截窗格的上端，把屋里弄得昏昏暗暗的，这才比较安心地回到桌子那儿来吃饭。

“这个可怜的人大概碰到过一次意外的事故，要不就一定做过一次手术还是怎么的，”霍尔太太说，“那些绷带可真把我吓了一跳！”

她加了一点煤，打开晒衣架，把客人的外套晾开放上去。“还有眼镜！为什么他的脑袋看去更象一个潜水的头盔而不象一个人呢？”她把他的围巾挂在衣架的一角。“老是拿手帕捂着嘴，还捂着说话……或许他的嘴也受过伤，嗯……可能是的。”

“哎呀，我的天哪！”她转过身来，好象忽然想起什么事儿

的样子，“你还没有把土豆烧好吗，米莉？”她突然改变了话题。

当霍尔太太去收拾陌生人的餐具时，她以为他的嘴一定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割伤变形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他正在抽烟斗，而当她在屋里的时候，他那块包着脸孔下半部的丝巾从未拿开过，就这样把烟斗插到嘴里。这并不是他健忘的原故。因为当烟草烧完的时候，她看见他还对它瞧了一眼。他坐在角落里，背朝着窗帘。他吃饱喝足，全身暖和过来，现在说起话来就不象以前那样过分简短了。红红的炉火反射到他的大眼镜上，给它带来几分前所未有的生气。

“我有一些行李在布兰伯赫斯特车站。”他问她怎样才能把它取来。他相当有礼貌地点着他那缠着绷带的头，作为对她的解释表示谢意。“明天没有送快件的吗？”他听到她回答“没有”的时候，似乎十分失望。他心里思忖着：“她这话当真吗？难道没有顺便的马车上车站去吗？①”

霍尔太太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于是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先生，高地附近的路很陡，”她趁着回答关于马车问题的机会说道，“一年多以前，一辆四轮马车就翻在那里，除了车夫，还摔死了一位绅士。先生，意外事故是发生在顷刻之间的，对不对？”

可是客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引出话来。“对。”他透过捂着的围巾回答了一声，双眼在他那深邃莫测的眼镜后面，默默地注视着她。

① 这是作者的插话。书中还有多处有这样的插话。

“发生在顷刻之间，可是恢复起来却很慢，先生，其中有我姊姊的儿子汤姆，一把镰刀恰好把他的手臂割伤了——在干草地里绊了个筋斗，正好碰在镰刀上——天哪！他包扎了三个月，先生。恐怕你不会相信，现在我一见到镰刀就害怕。”

“我很能理解，”客人说。

“有一段时间，他认为非动手术不可了，他的情况实在不好，先生。”

客人粗鲁地大笑起来，那笑声跟狗吠一样，他的嘴也象要咬人。“是吗？”他说。

“是的，先生，至于说到我为护理他所做的事，却不是什么好笑的事，那时我姊姊还要忙着照料她那几个年龄更小的孩子，只能由我来护理汤姆。要缠绷带，还要解绷带，先生，所以，如果我想冒昧地说一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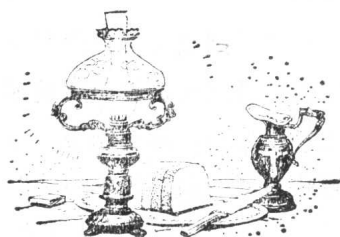
“你给我把火柴拿来好不好？”客人粗鲁地说，“我的烟斗灭了。”

霍尔太太的话突然被打断了。她把她对受伤的人所做过的事都告诉他以后，他还这样粗鲁地对待她的好意，真是太无礼了。她朝着他气呼呼地楞了片刻，想起了他付过的两个金镑，就去拿火柴了。

“谢谢。”当她把火柴放下时，他简短地说了一句，转过身不理她，又去凝视窗外。显然他对手术和绷带的问题很敏感。她终究没有敢“冒昧地”说下去。可是他那傲慢的样子已经把她惹火了，所以当天下午，米莉吃了她不少苦头。

客人在客厅里呆到下午四点，丝毫没有受到无故的打扰。大部分时间里，他相当安静，他似乎在愈来愈暗的光线里坐着，靠近炉火抽烟，也许在打瞌睡。

仔细留神听的人可能听到他加了一两次煤，还可以听到他在屋里踱步，约有五分钟光景。他似乎在自言自语。然后，当他又坐下来的时候，扶手椅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



第二章

泰迪·亨弗雷先生的初次印象

下午四点钟，天已经相当昏暗。霍尔太太正要鼓足勇气进屋，问她的客人是否要用茶，钟表匠泰迪·亨弗雷先生走进了酒吧间。

“我的天哪，霍尔太太，”他说道，“对穿薄靴的人来说，这天气实在太可怕了！”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

霍尔太太同意他的话，然后注意到他随身带着袋子。“你

正好来了，泰迪先生，”她说，“如果你能看看客厅里的那只老钟就好了。钟还走，敲点也挺好挺响，就是时针总是指在六点不动。”

她带着路，来到客厅门前，敲了敲门就进去了。



当她开门的时候，她看见客人坐在炉前的扶手椅里好象在打瞌睡，裹着绷带的脑袋垂在一边。屋里唯一的光线就是炉火的红光。它照到他的蓝眼镜上反射回来，活象铁路上的两盏信号灯，而那垂下来的脸孔却因没有照到光线而埋在一片阴影之中。从这扇开着的门，她看到了今天迎来的实在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在暗淡的光线下，每一样东西都变得幽暗、发红，对她来说更是一片模糊，因为她刚刚点亮酒吧间的



的灯，还感到有点儿眼花。但她立刻仿佛觉得，她眼前的客人张着一张大得出奇的嘴；这张难以置信的大嘴，把他整个下半部分脸孔吞吃掉了。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裹得白白的头、戴着怪异的蓝眼镜的眼睛，还有眼睛下面那张开的大嘴。这时他的身子动了动，从扶手椅中蓦地站起来，抬起了手。她把门打开。屋里顿时比以前亮了，这时她看得清清楚楚，原来他那还捂着围巾的脸，就象她以前见到他用餐巾捂住的模样一样。她心想自己上了暗影的当。

“先生，对不起，能让这

个人来修一下钟吗？”她说道。她刚刚从一时的错乱中恢复过来。

“修钟？”他捂着嘴说，睡意未消地环视一下，这才完全清醒过来，“当然可以。”

霍尔太太去拿灯。他站起来伸伸懒腰。灯来了，泰迪·亨弗雷先生进了屋，迎面碰见这个裹绷带的人，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不禁吃了一惊”。

“下午好，”陌生人说道，盯了他一眼。这一盯却使亨弗雷先生对那副蓝眼镜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回忆说，他“活象一只龙虾”。

“我希望这不会打扰你，”亨弗雷先生说。

“一点也不，”陌生人说着，又转向霍尔太太，“尽管我完全知道，这间屋子应该是确实供我私人用的。”

“先生，”霍尔太太说，“我想你一定会愿意那种……”

“当然，”陌生人说，“当然，可是一般说来，我喜欢一个人呆着，而不受干扰。”

“但是，我当然乐意能够看到这只挂钟派上用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注意到亨弗雷先生的态度有点踌躇，马上又强调了一句：“真是十分乐意。”亨弗雷先生原来已经打算道歉以后立即就走的。然而对方主动表示的客气又使他安下心来。

他转过身子，背朝着壁炉，双手倒剪在身后。“待会儿，”他说，“等钟修好以后，我想要一点儿茶，但要等钟修好以后。”

霍尔太太正要离开房间——她这次没有老提意见，因为